

4/10 42



“



张煜古藏文西史文书

注释

(二)



张煜古



作人

長江今幾度
東流西歸
幾度東歸
幾度西歸
幾度東歸
幾度西歸
幾度東歸
幾度西歸
幾度東歸
幾度西歸

ཐང་གི་ཀླུ་རབས་བཀུད་འཛིན་རྟེན་མཁུ་གཉིས་པ་ (ཁྱི་ལྷང་ 223

བཅན་གྱི་མན་ཆད་)

松赞干布 (ལྷང་བཅན་མཁུ་པ་; ཁྱི་ལྷང་བཅན་ 弃宗弄赞 ? —— 650

在位)

子

贡松贡赞 (གྲང་ལྷང་གྲང་བཅན་ 581 —— 650 在世)

子

芒松芒赞 (ཁྱི་མང་ལྷང་མང་བཅན་ 650 —— 676 在位)

子

赤都松 (ཁྱི་འདས་ལྷང་ 器弩悉弄 676 —— 704 在位)

子

赤德祖赞 (ཁྱི་ལྷང་གཙུག་བཅན་ མས་མཁུ་ཆེན་ 弃隶缩赞 704 —— 755

在位)

子

赤松德赞 (ཁྱི་ལྷང་ལྷང་བཅན་ བཅོམ་ཆེན་མཁུ་པ་, ཅེ་ཅེ་འཕུ་ལྷང་གཙུག་

754 —— 797 在位)

子

牟尼赞普 (ཅེ་ནེ་བཅན་ བཅོམ་ཆེན་ 797 —— 798 在位)

子

在位)

赤德松赞 (ཁྱི་ལྷང་ལྷང་བཅན་, ལྷང་ལྷང་, མཁུ་ན་ལུགས་མཛིང་པ་ 798 —— 815

—
子

赤祖德赞 (ཁྲི་གཙུག་ལྷེ་བཙན་, རལ་པ་ཙན་ 可黎可足 815 — 836

—
在位)

兄

朗达玛 (མང་དར་མ་, དར་མ་ཅ་ཏམ་བཙན་, 达磨, 836 — 842

在位)

后记:

- 一、是松赞干布以前诸王，过去藏族史学家的著作中均有著录，但相互之间有所不同，以《青史》、《贤者喜宴》、《王臣史》三家最为接近，《王统记》又稍有出入。布顿大师的说法差别最大。前三家均认为松赞以前（连松赞在内）三十三传，《王统记》作三十二传，布顿大师认为仅二十一传。名称和写法也有不同处。如：ཁྲི་ཁྲི་ཁྲི་ཁྲི་；གཤམ་ཁྲི་ འཤམ་ཁྲི་；ཁྲི་ཁྲི་ཁྲི་ ཁྲི་ཁྲི་ཁྲི་；同一名称的次第世序，也有上下错格者。
- 二、(1)、松赞干布以下诸赞普排列系综合几种藏文史书并参照汉文史籍《新旧唐书》等排出的。括号内汉文译名系《新唐书》中所采用的旧译。藏文系根据吐蕃时代碑文写定的。
- (2)、松赞干布生年目前尚无定论，姑且存疑。
- (3)、诸赞普生卒年序也是根据碑文及藏、汉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考订的。

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传记部分

(汉译稿)

(一)

当止贡赞普年幼之时，如何上此王之名号，请问于老祖婆婆“卓夏玛几林玛”，老祖婆婆问道：“几地方之扎玛岩坍塌了没有？当玛地方之母牦牛草场被火焚烧了没有？登列维尔湖水干涸了没有？”人们回道：“岩未坍，湖未干，草场亦未被焚。”当时，老祖婆婆年事高迈，耳患重听，错成“岩已坍塌，草场焚毁，湖水干涸”，于是，说道：“父辈溺毙水中，子孙也将遭水害，就取名为止贡赞普吧！”由于这种错误，取了此名，王心中非常不悦，常耿耿于怀。

此王乃天神之子，虽赋具常人体形，但与常人迥乎殊异，具有飞昇天界之极大变幻神通，狂躁骄慢，常强令属下与之比武试能。与父王之属民所谓“父部九臣”，母后之属民所谓“母部三支”者，皆成仇敌，曾对奴隶声言：“尔等敢与吾比试武艺否？”奴隶皆连连应言“不敢！不敢！”，当时，有一名叫罗阿木达孜者，也说：“不敢！”然而，王不应许，强令与之比武。罗阿木于是启呈道：“若大王不许臣之所辞，则请授与大王神库中自动穿刺之戈矛，自动挥午之长剑，自动穿着之甲冑，自动着戴之兜鍪。以上几种神通变幻之灵物若能赐与臣下，臣可以与大王一试。”赞普乃将库藏中所有一切均给予他。罗阿木达孜按期先到娘若香波城堡。后，赞普也到达娘若香波。在娘

若香台瓦林中布阵对垒。此时，达孜又向赞普启请：“请将您头上的铜饰往上戴，将您身上坚固的甲胄往下穿”，赞普也如他所请求照准了。此后，罗阿木乃以金质角套二百枚各各相连，套在一百头犏牛犄角之上，牛背皆驮以灰囊，牛群相互搏击，灰囊崩散，烟尘迷漫，罗阿木乃乘此时机向赞普进击。止贡赞普为护身神道岱拉工甲导引，步入天宫，罗阿木自腋下取出小斧砍去，岱拉工甲被投之于第斯雪山之中，因而死去，而止贡赞普亦于彼时遇害。

尸骸置于有盖能启的铜匣之中，抛于藏布大江之中央，流至江河尾端赛仓地方。鲁俄得白得仁摩之近旁。其二王子名为夏歧，聂歧者亦被流放于工布地方。

后，有哈牙木胡西库及那囊氏赞雄甲二人将宇宙大神之神獒犬，温苏牙札及囊氏苏则马江，温古等毛上涂以毒物，越过险峻高岩，无草荒山，令上述犬类，覘进攻敌人是凶是吉。覘之，吉，于是，直趋娘若香波之侧畔，将毛上涂有毒物的神犬遣放至罗阿木达孜之近旁，达孜一见，大喜，以手抚摩犬毛，连呼“好犬！好犬！”犬毛上之毒遂浸染于达孜之手上，罗阿木达孜乃毙命，得以报仇雪恨。

后，有札氏之子，名天子茹拉吉者，领父系子弟与哈牙氏之父系子弟交战，哈牙氏来灭札氏家族时，札氏之妻逃逸返回父兄之部落，怀有遗腹之子。此儿生后，长至膝盖般高度能站立之时，问其母道：“人皆有王，我之王为谁？人皆有父，我之父为谁？请以示我！”其母道：乳犊小儿别说大话！幼小马驹别乱嘶鸣，此事我亦不知也！”

此悉补氏之子阿列吉者，道：“今日母若不直告与我，我将死于母前！”至此，其母乃——从头至尾祖述于下：

尔之父为哈牙氏所杀也，尔之王赞普为罗阿木达孜所害也，遗骸盛于一有盖能启之铜匣之中，弃于大江之中央，在江河尾端赛仓地方，到了鲁俄得白得仁摩之近旁矣！其二王子夏歧与聂歧被放逐于工布地方矣！”后，悉补氏之子阿列吉道：“人不见时可以按足迹找寻，水不见时可以由过去水沟处找寻，我当前去访寻一番！”于是前往工布地方。在工布哲那地方会见夏歧、聂歧二王子，同时会见鲁俄得仁摩，问道：“若赎回赞普之尸骸，有何索求？”曰：“别无所求，若能得一人，目如鸟目，下眼皮往上开闔者，足矣！”悉补氏之子阿列吉遂往四方天涯找寻此人，未见一人之目如鸟目，下眼皮可以往上开闔者，途中干粮吃尽，靴底磨穿，乃回至母前，曰：“人不见时可以按足迹找寻，水不见时可以由过去水沟处找寻，我已见到夏歧、聂歧二王子，并也见到鲁俄得仁摩矣，为赎回（赞普）之遗骸，需寻求一人目如鸟目，下眼皮能往上开闔者，找寻已久，仍需继续寻访，请为我准备干粮！”于是，复又外出，而岗巴春地方之下部，有一妇女名叫曲尼甲，正在田中拔草，背上襁褓中负一小儿，正是目如鸟目，下眼皮可以往上开闔者。乃问此儿之母：“我若购求此小儿，所需若何？”其母道：“别无所需，唯一愿望，无论何时，赞普王者一经亡故，结发辮于顶髻，涂丹珠于面庞，抹脂油于体上，对赞普遗骸鞭打，并对众人秘而不宣。令其吃喝饮食，你愿意如此遵行否？”答曰：“可！”乃立重

誓以庄严誓词为证将曲尼用之女领走，至龙王俄得仁摩之旁，赎回（赞普）尸骸。聂歧、王子二人取回赞普尸骸，在羊道拉布之中修建陵墓。王弟聂歧祭祀先王之遗骸。聂歧者即贡布王噶波者也，王兄夏歧乃处理为父王报仇雪恨事宜，领兵三千三百而去，至秦瓦堡寨，声言：“不居父王之故地，牧户人众均将逃逸散去；若不住于父王之故土，则我的故土如一蛀空之蟑螂虫一样！”乃越过门巴长山，最后翻越丁索戎仁山而达于巴曲贡塘。至娘若香波时，罗阿木之一百男丁以红铜锅顶于脑际跳水自尽，罗阿木之一百女兵怀抱铁锅于胸前而逃逸，于是攻下娘若香波堡寨，将能站立直行之人众置于囹圄，将俯地而行之牲畜悉数劫走。处置完毕后，复返巴曲贡塘乃作歌以咏其事。歌曰：

比叔叔更为亲近者，恩情广溥！

每刺一矛能毙一鸟也，

每吃一粒青稞说一句话多么热闹，

追击了敌人，

修建了陵墓，

没有危险也！

没有未报之冤仇也！

复返秦瓦达孜，又唱道：

重返秦瓦达则矣！

重来作父王故地之主矣！

外逃之牧户归来再不散逸矣！

居住于父王之故地矣，

我的故土再不似蛙空之蟑螂虫矣！

如此歌唱毕，令人支起三块支锅石，安置铜锅遂为人主，在此时名为布带巩甲，逝世后，为之建章木南赛（陵），诚然为站立直行之人众之主，俯行牲畜之主宰也。

（二）

赞普岱处保南木雄赞在位及其后世，诸大相任职者世系：

最初，达尔氏之子东当杰任之，贤明英勇、忠贞不二。

其后，埃·多吉杰任之，英勇贤明。

其后，库·拉俄高噶任之，对敌英勇，知人察微，目光锐敏。

其后，洛·塘真牙登任之，能御外敌，内政修明。

其后，埃·塘雍塘杰任之，英勇贤明。

其后，努·孟多日邦赞任之，知人察微，目光锐敏。

其后，吞米·中子甲赞努任之，此人异常阴险，对其亲妹吞米·萨牙登，乃挟毒以进，妹饮剧毒遂为赞努所害。

其后，那囊·真道杰任之。

其后，努·赤多日通保任之。

其后，努·赤道杰祖伦任之。

其后，努·年多日恩囊任之。

其后，许布·杰多日阿米任之。

以上诸大相均有机变，持重刚直，可以信赖，贤明亦为前所未有也，此等人物，往昔古代未曾出现，亦为后来者之楷模也。

其后，蒙·赤多日芒策布任之，其贤明之事迹如下：

曾征服并剿灭藏蕃之小王马尔门。当其玩弄阴谋时，心想，最近将有一使者自远方来，作速准备对答使者之答词。当其不依恃任何准备即可作答之时，使者毕至，遂不需刑牲备礼，盖此前已有所作为矣，此其大概也。

其后，噶尔·赤扎孜门任之，其贤明、果断、刚直。有三宾客结伴而行，彼能知第一人所想何事，第二人所想何事，第三人所想何事。后，问诸三友人，真耶伪耶，此三人心中所思，口中所言竟与赤扎孜门所言一一应验，其贤明如此。

其后，娘·莽布支尚囊任之，赞普父王 伦赞升遐，王子赤松赞在位之时，娘·莽布支尚囊受命收抚苏毗诸部，归于治下。娘·莽布支尚囊能人、马均不受损伤而征抚敌部征其税赋，抓拿种羊之毛如同抓其顶角，对庶民百姓如同对本部民户，其贤明如此。

其后，噶尔·芒相松囊任之，芒相松囊与库·赤聂古松二人备利剑，设暗号，昔日，赞普卓年之时，吞米·中子甲赞努为大相，心怀逆二，噶尔·芒相松囊备利剑，设暗语均有所闻，乃擒之，治其罪焉，由芒相松囊亲自行刑，杀之，割其首级，抓在手中，塞入怀兜，行五六步，其尸体方才仆倒，云。

其后，琼保·邦色苏孜任之，一次，与倭美岱类赞失和，驻赤邦

木城堡，于此城堡时，心生逆谋，以宴请赞普松赞为名（实图害之），事为噶尔·域宋所闻，琼保乃自刎而死。邦色苏孜聪俊之才，能同时断三桩案件。同时听四件事而决断之。与每人奕棋，当一局中其对手将败北时，即帮助对手，令其取胜。一次，有群鸽自天上飞过，彼点数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迨鸽飞返时，复数之，缺其一，乃曰：“抑会为鹰隼所噬乎？速往覘之！”众人往视，果见一鸽为鹰所噬，如邦色苏孜之敏明，计谋深远，识人，聪俊，于众人之中能如彼者，不可复得也。

其后，噶尔·东赞域宋任之，域宋年耄，由倭美岱类赞继任，不久，彼以心怀逆二见杀。

其后，东赞重新出任，六年，老死。

代替继任者，尚论叉木，庶民之赋税官吏乃由韦·松囊九章充任，赞普与众论相密商之后以噶尔·赞聂多布任大相，以其聪俊有如良骏也，并以韦·松囊为见习大相之下僚助理，松囊死，赞聂多布乃独自任之。

其后，库·莽布支拉松任之，拉松获罪遭谴后，由韦·赤色乡年任之。

后，由噶尔·赤甄赞卓任之。

后，韦·赤松杰藏热任之。

后，埃·芒相达策任之。

后，韦·达扎孔类任之，获谴，由没庐·穷桑俄儿玛任之。

其后，末·杰桑董策任之，杰桑董策获罪遭谴后，韦·囊热苏赞任之。

其后，管·支桑雅卜拉任之。

其后，琛·尚颊色许丁任之。

其后，恩兰·达扎路恭任之。

其后，那囊·尚颊村拉囊任之。

其后，没庐·赤苏若木夏任之。

其后，巴·芒杰拉类任之。

其后，没庐·赤松杰达囊任之。

其后，韦·颊道日达聂任之。

(三) 到可小可
悉社野

根据此生富隆由而新成
形成，从一个老道山内形成
通到一个小山沟内

秦瓦达孜城堡，王达布聂色居焉；年克尔旧堡，有森波杰达甲吾在；悉补尔瓦之宇那，有森波杰姆邦松在焉。其后，就森波杰达甲吾而言：任何事均偏听轻信，颠倒为之，以罪恶为善，以善为罪恶；对明睿忠忱善持政事，沉着端方之士，不听不纳；对姦狡之辈，谄媚甘夸浮艳之词则分外听从，此人形同儿戏。明睿忠贞耿介，英勇、热忱之士，每受敌视，均远离左右，且被处以不当之刑罚，既惨且烈，所作所为毫无必要，且数见而不鲜。

尤有甚者，森波杰达甲吾背离风俗，改变国政恣意妄为，一切恶政，有人见而劝谏，乃获惨烈非刑，如此，无人再敢劝谏矣！王昏昏

于上，臣仆则惴惴于下；王狂于上，臣仆则逃逸于下矣！

遂辗转相传，各自互不信赖，离德离心，而森波杰王溺于恶政，一切所为，均嗜痂成癖，一反常道，为非作歹；地方政事日见墜落，全境臣民均怨诽于王矣。

后，有森波杰^{及四}达甲吾之旧臣，名念，几松那保者，启稟王前道：“大王所为，均属嗜恶反常，吾国之政事日非，风习日乱，不成体统，境内民庶贫困，国远声誉日益低下，几濒于毁灭，悔无及矣！”，然，此等言词森波杰达甲吾非唯不听，且认为“此等言词实属荒谬”。乃将几松逐出大臣之行列。后，几松心中不服，乃归降森波杰撵波松，那保（即几松）心怀愤恨，杀达甲吾，诚所谓“驃驹倒地，鞍鞴破碎”也。达甲吾之辖土四部“叶若布”，三部“垄牙”均为森波杰撵邦松所收聚，为酬劳勋业，将布瓦堡寨析出一部，连同三部“垄牙”之下部划归念。几松管辖，为其奴户也。

在奴户之中有娘。南木多日处古与孟。多日曾古拜两氏，均被划归几松，成其奴户。后，几松之妻巴曹氏对娘氏奴户骄慢横暴，威吓时加，且以妇女阴部辱咒之。娘。曾古心中不服，至森波杰撵邦松之驾前，含怨负屈而诉苦，道：“念氏之奴隶我实不愿为也”（且将经过诉说），森波杰（撵邦松）曰：“比念。几松更忠于我者，已无别人，主妇辱咒呵责，示以女阴者对尔所为亦无不合，即令将（女阴）塞入尔之口中亦有权也，并无过失！”如此断处，不充所请。后，此言曾古心中不服，神丧气败。

森波杰(堉邦松)之岸本官韦·雪多日库古，线·堉热顿孔二人于陈巴湖边格斗，线氏竟将韦氏杀害。韦之兄弟名旁多热义策者，至森波杰前诉冤。曰：“臣之弟为线氏杀害矣，应如何赔偿抵命？”森波杰竟曰：“线·堉热宽策布身为内相，我不好说也，以善诛不善，诛则诛矣，何用抵偿？”此言，义策心中极为不满，亦感心丧神败。

后，娘氏、韦氏均已心怀异志，相结为友而同行，义策在前，曾古在后，往故土行进之际，曾古于后吟哦而歌：

汤汤大河对岸，
雅鲁藏布对岸，
有一人，人之子，
实乃天神之嗣，
唯真天子方能遣调，
唯~~和~~堉鞞方能馭。

将内心所想，寓于唱词之中，义策行于前，耳中——听入，了悟其中含义，义策乃作答。曰：“曾古！没有比尔所言更为真实的话语了，吾也是对此人心中甚为不满者，吾之所思与尔之所想决无任何不同。”于是，二人乃盟誓焉。

后，娘、韦二氏均深恨森波杰(堉邦松)，归心于赞普悉补野氏，共立极重之盟誓。

后，韦·义策遣其舅氏农·桑多日孙共同计议，亦参与盟誓。桑多日死后，其子邦松准保，虽为森波结之心腹，亦转向而参与计议，

均与之盟誓。

后，娘氏、韦氏、农氏三姓以蔡邦纳森为使者向悉补野达布输诚，赞普曰：“吾虽有一妹，嫁在森波杰之侧，但，吾愿从诸君之言。”遂收接娘氏、韦氏、农氏三姓之誓词。其后，三姓潜入秦瓦堡寨，白昼隐藏于猪林丛木之中；夜晚潜至秦瓦堡内，彼等共同盟誓时，事为高处民庶觉察，有词讽歌于外：

“杰士坐骑骏马，
白昼藏于猪林，
夜晚潜行堡寨，
敌人乎？友人乎？”

后，当森波杰（撵邦松）引劲旅，尚未发兵之际，悉补野之赞普达布（聂西）升遐，作为达布赞普之耳目者原是蔡邦纳森担任。此后，则由蔡邦纳森之奴隶卜金当芒布担任。卜金当芒布亦得参与计议矣！彼深恐夜间睡眠时，梦中呓语洩露真情机密，于是，与其妻分居，自己栖身于山林之中，且每晚必挪动其睡眠之处，对其妻诡称云：我为一极为怪异之饿鬼所祟，尔为我严守秘密！”如是，日行所事。一日，与其妻口角斗殴，其妻乃大声倡言：“尔诡计多端，何曾为饿鬼所魅，乃尔耍弄奸计也！”后晚间对妻伪装讨好、亲昵，乃乘间咬住其妻之舌尖，使劲噬断，其妻乃毙命。后来，尚未引兵至森波杰（撵邦松）之处，而卜金当芒布亦为病魔所缠，绝嗣而卒。

(四)

伦赞赞普与伦果尔兄弟二人同娘·曾古、韦·义策，韦·梅囊，韦·布策，农·准保，蔡邦·纳森等六人盟誓，誓词云：

自后而后：

定将森波杰弃于背后，
定将悉补野搂于胸前，
决不背叛悉补野赞普，
决不使他丢脸而阳奉阴违，
决不施放蛊毒黑咒，
决不把外人当自己人，
决不三心二意，
决定要英勇献身，
决定要拼命忘己，
决定要听从赞普命令，
决不受他人甘言诱骗，

若有违者，即为违誓。

此外，还有娘·曾钟，娘·慕森，蔡邦·那古，韦·梅囊，韦·布策等人参加盟誓。后，约定会期，各回原地。

赞普弟伦果尔与母后东宗二人于本土牧守而驻；赞普婢伦赞亲率精兵万人，启程远征。娘·曾古与农·壮保二人在达巴夏如山此侧，设哨瞭望，以充耳目。韦·义策，蔡邦·纳森二人充赞普进军之响导而

迎靖之。过大河即行涉渡，逢沼泽地即绕道而越，遂攻破宇那堡寨，灭顽敌魁渠森波杰，芒波杰孙波逃遁突厥矣。自是，上起“帕”之勇瓦那以下，直至工布哲那以上，均为赞普统领之辖土矣！

赞普彝伦赞乃发布命令，改岩波之地名为彭域，娘氏、韦氏作歌以纪其事。歌曰：

公正之处天神出世，
伦赞伦果尔系出世天神，
皇鸟已为鹫鹰所擒，
是蔡邦纳森所擒获者；
真正的人主已登大位，
真正之鞍鞴已备马身，

（我等）令人欣羨有如坐在膝上，（稳妥可靠）

像小羔羊产在怀中。（美好吉祥）

此后，岩波地方之民庶以及韦、义策等人乃上赞普尊号。云：

“政比天高，盔（权势）比山坚，可号南木日伦赞（天山赞普）。”

于是，娘氏、韦氏、农氏将森波杰（捍邦松）之政权悉数献与赞普悉补野氏之手中矣！

后，南木日伦赞亲自分赐勋臣，赏赐娘。曾古者为念，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其奴隶一千五百户。

赏赐韦。义策者为线氏撒格之土地及墨竹地方奴隶一千五百户。

赏赐农。准保者为其长兄农氏奴隶一千五百户。